

象思维的离析、贯通与中医理论解构

刘立安¹, 孟月¹, 孙永章^{2*}, 王育林¹, 周立群^{1*}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2. 中华中医药学会)

摘要 中医研究不应简单着眼于“临摹”先贤的医疗招式,而是要追溯古人多样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依此推敲古人设计中医理论体系的原创思维和视角。近年来,中医学界广泛关注的象思维可作为此类探索的先导。从象的本义切入,对象思维进行离析、贯通,并将其与中医文化母基进行初步对接,更进一步将其应用于传统中医理论解构方面。

关键词 象; 象思维; 中医理论体系; 气; 艾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退及传统思维科学探索方面的薄弱对中医的学习、研究有一定程度的限制^[1],而中医研究恰恰需要抓住中医理论体系深植的传统文化土壤,不仅仅着眼于学习古人的一招一式、满足于对着古人医疗思路的临摹,更要进一步追溯古人多样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推敲古人何为规则及体系确立成现存的面貌,并找到其最深层次的内核及原力所在。我们认为,由王树人^[2]提出且近年受到中医学界广泛关注的象思维可作为传统中医思维方法的先导。

1 根于象本义的象思维离析

1.1 象与象思维之义训

象之本意^[3],最初指南越大兽,后来引申为象物之形状,与像、想、相字读音相通。这衍生出一系列相贯通的词,如抽象、想象力、藏象、脉象、天象、物象、气象、景象、世象等。

象思维的提出者王树人^{[2]1-3}认为,在不打破主客二元的概念思维方式下,偏于客观决定立场,即是唯物论;偏于主观决定立场,就是唯心论。而象思维是不拘泥于相对理性的概念思维路径,既根于实体性范畴,又根于相对抽象的非实体性范畴,打破主客二元且将主客二元统一起来,进而具备退一步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该整体性也有大整体与小整体之分,同时这种整体思维具有全息性,可为不同研究领域或学科的贯通奠定基础,重在进得去

又出得来的体悟。其象分为具象、意象,且最终都指向可见之象背后的原象。

简而言之,象思维是一种对万事万物的抽离与反映,抽取其象,得其仿佛,或直得其意,或象其形而从中得其意,得意而忘形。如人文领域而言,言以达意,语言又赖文字以载之。裘锡圭^[4]认为,文字创造的过程中,直观象形与抽象表意在造字过程中是同步出现及应用的。当然语言在尽意方面是有不足的,有言不尽意,故又有以象尽意。扩大视野而论,一个人象思维活跃的童年时代与人类文明早期的神话时代是相应的,根于象思维与想像力。在艺术领域,与象思维最直接相通的艺术形式,应该是描摹万物形象的绘画一科,国画人物画科又可称为造像艺术,绘画的最基础的要求也是“画得像”,艺术创造升华又需要想象力,如齐白石有著名画论,强调“妙在似与不似之间”^[5],即进入以象写意层次,这也衍生出绘画工笔、写意之分。可谓是古人以象尽意、以象取神的代表性记载。

1.2 象思维与“为道日损”及为学创新

实存物质范畴之万物是无法整合的,比如现实之中水火不融,而当我们以思维抽离其象,就可以形成既济、未济等卦象,进一步延伸至金匮肾气丸水中生火的启发等。若把万物之象抽离出来,再将万象进行逐步归类、贯通,并概括、简化找到其背后以一贯之的原理,发掘原象,也就是道,也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悟道之途,学要越学越多,道要越悟越简,所谓博学简道。这也符合王树人提出的拨除可见之象对于原象的遮蔽,方可以探

基金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9-JYB-XS-043)

* 通讯作者: SYZ516@sina.com, zhouliqun6080@126.com

得原象^[10]。再者,利用象思维可以在提取、抽离万象并将之归大类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由贯通到旁通、变通,通也是“悟”的基础,也就是说在贯通的基础上,除了内省悟道,也可以外行求知,在已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这种旁通、变通式的外拓及联络,便可以开拓新的学术领地,形成学术研究的创新点。

2 象思维与中医文化领域的初步对接

象思维对接文化领域,即贯穿在生活之中,就人与象的关系而言,人与象产生交互作用的途径一般称观象,最直接的就是用眼睛;同时人通过训练,尚有返观内视,这又引申到意识层面,也就是用心观象,观内象,一定程度上又称为透过现象看本质。将此引入中医学,我们也是通过多种途径以观患者藏象、舌象、脉象等。具体到中医实践中,看病既要看体象,又要看意象,这对应传统文化中道家内丹学性命双修之法,在现代医学中则是强调诊疗既要注重身体,又要注重心理,即所谓身心医学。进一步论,体象与意象是阴阳,是内外,也是纵横捭阖,而且二者交织,相互影响。在中医治疗上可针对象与道,使道象相合,以象演道,以道改象,甚至造象^[1]。

在传统文献中,《易传》里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表述,形象往往并称,难以截然分开。《周易》专有象数一派,本身阴阳二爻难归于语言文字范畴,却是可入“象”这一范畴的^[1]。

3 象思维在中医理论解构中的应用

3.1 关于气象的探索

所谓有象,则必先根于事物。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事物之组成则以气为先。古人为什么着眼于气,我们要分析古人对事物进行的形、气、神大类与模型构建。

气聚而成形,形散而成气。如果把一个有形的固体无限地切割下去(或者加热膨胀蒸发),最后当其切分到分子、原子乃至更小,如柳宗元所言“化身千亿、散向峰头”时,也便是形散为气。由固态到气态,稳定性逐渐下降,可变性逐渐增强,当气进一步变化,由被动变化到主动变化,也即是气化生神。而气恰在中间,抓住了气也便抓住了形与神的中间,这也深合中华文化“中庸”“守中”“处中以制外”之道。所以对于中医学来说,以贯通性象思维分析气并以气象为抓手是至关重要的。

具体到自然与人体,众所周知,中医体系的构

建有赖于“天人合一”“取象比类”的思维指导,把人体与自然界对应相参。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界下为大地,为有形之物质;自地以上为大气层,为无形有质之物。根据古人的世界观,大气再上为九天之上及神祇所居,相对虚无。简言之,在古贤观念中,宇宙自下而上,由大地到大气再到九天之上,由物到气再到神,由有形渐入无形,由阴至阳。则自然之物、气、神分别对应人体腹(胃与冲脉)、胸(膻中)、头(脑)。再进一步类比,例如,选取面部,则物、气、神分别对应面部的口、鼻、眼。这些简单的类比对完全可以形成体系,即:下:大地-物-水谷之海-腹胃-口-口味;中:大气-气-气海-胸肺-鼻-鼻息;上:天之上-神-髓海-头脑-眼-眼神。

进一步分析对应体系中的逻辑,人体经口摄入物质性的五味入腹部肠胃以充养物质性的形体,通过鼻道吸入气入胸肺之中以涵养气魄,通过眼睛见识五色传入头脑以颐养神采,这深合自然、生活之理,也可与现代科学物质-能量-信息统一论的提法相通应。当然经过类比,人体其他部位也可入此体系,不再赘述。

3.2 象思维下的中医理论解构举隅

3.2.1 象思维下的内风理论 内风,《中医基础理论》^[1]载有肝阳生风、热极生风、阴虚风动、血虚生风、血燥生风诸论,相对机械、复杂。近期有学者以唐诗之中风“意象”为新抓手进行了相关中医理论的探索^[1]。我们则以象思维进一步深入剖析。风见于自然界,以上《中医基础理论》所论均是自然风象在人体中的类比,我们先回到自然界之风。自然界中产生风的基础就是温度差,不同区域受热不均,空气膨胀度有差异,挤压、流动而成风。再将此自然界风之原象参于人体,人体也是如此,若是将手腕扎紧,则手掌温度下降,因血流变慢之故,也就是说人体不同部位血流速度的差异,即产生温度差,即会产生内风,所以中医又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论。以此对之,肝阳上亢会有上下之温差,热极本身就是温度问题,血虚、阴虚、血燥都可归于血流量,流量会致流速改变,又归于温差,这便是一以贯之。

3.2.2 象思维下“艾”的本义考与外拓 古人命名则求名实相符,我们先从其名回推其命名理据,进得其实。“艾”字,许慎《说文解字》^[11]中释为“冰台也,从艸,乂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1]载“五蓋切,十五部,古多借为义字,治也”。其

在《宋本广韵》^[2]中还有一个“鱼肺切”的音。

以取象的贯通性为基础,先看艾字字形,古通“乂”,《说文解字》^[1]释为相交之义,此外《说文解字注》尚载治之义。与此相贯通,我们找到《周易》中的爻字,阴阳二爻贯穿了周易的始终,回到爻字的本义,《说文解字》^[1]曰“爻,交也”。《字源》对爻为“交”之意作了进一步阐释^[3],曰“《说文》本义为交,即交织、交错。《易》使用的卦符变换交错,故以爻命其基本符号,一为阳爻,一为阴爻……”。由此可知,爻字即有阴阳交织之意。从字音角度,阴阳连读时,便会出“爻”之音,这与音韵学中的注音及切音是相符合的。这样艾字本义便与“相交、治”联系起来,引入中医则可引申出联络阴阳、调和阴阳乃至治理疾病之义。

接着看艾之音。一般注音为“五盖切”,其切音上字为“五”,艾、五二字同属于疑母,则二者从声的角度上紧密联系起来。五,本身其篆文写法为,尚有“𠂔”“𠂕”等异体,《说文解字》^[1]309载“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进一步言,在中医理论体系之中,数五,五行配土,脏腑应脾胃,中土脾胃则有居中沟通上下、斡旋阴阳之作用。五、艾声相联,义应也相通。从艾字形、音考证系联都指向了可沟通阴阳、调和阴阳之义。

从王树人提出以后,象思维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发展,如刘长林^[4]以宏阔的视角提出,宇宙之中的事物不出现象与实体,象思维不离事物的现象层面,现象层面作为事物自然生成和存在的整体,其顺时变化,内外通联,彻底开放,集中体现事物的时间属性。现象也是自然状态下宇宙事物内外关系的总和,实体从广义上也可以归入这种关系,只是更加

稳定,而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实践之中既要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又要注意象本身。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的背景下,中医相对个体化的诊疗模式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是大势所趋,这也为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5]。

参考文献

- [1] 邢玉瑞. 中医象思维的概念浅析 [J]. 中医杂志, 2014, 55(15): 1347-1348.
- [2] 王树人.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3] 张玉书. 康熙字典 [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2: 1171.
- [4]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
- [5] 李祥林. 中国书画名家画语解: 齐白石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8.
- [6] 冯长根. 象思维与经络实质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32.
- [7] 李鼎祚. 周易集解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230.
- [8]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273.
- [9] 李童扬, 靳晓明, 白如慧, 等. 唐诗“风”意象的中医象思维解读 [J]. 中医杂志, 2019, 60(3): 268-270.
- [10]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23.
- [2] 陈彭年. 宋本广韵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380.
- [3] 李学勤. 字源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270.
- [4] 刘长林. 中国象科学观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5-26.
- [5] 杨燕, 熊婕, 王传池, 等. 人工智能思维模式与中医“象思维”的相似性探析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10): 4419-4422.

Analysis and Interconnection of *Xiang*-Thinking and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LIU Li'an¹, MENG Yue¹, SUN Yongzhang², WANG Yulin¹, ZHOU Liquan¹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hould trace back to the diversified ways of thinking and living habits of the ancients rather than focus on “copying” the medical style of the ancients. On this basis, the original thinking and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in the design of the ancients were deliberated. In recent years, *Xiang*-thinking which was widely concerned in the fields of TCM can serve as a guide for such exploration.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meaning of *Xiang*, separates and penetrates the *Xiang*-thinking, initially connects with the mother base of TCM culture and further applies to the traditional deconstruction of TCM theory.

Keywords manifestation; *Xiang*-think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system; *qi*; mugwort

(收稿日期: 2019-05-30; 修回日期: 2019-07-10)

编辑: 黄 健